



美丽乡村

高洪波

(诗二首)

大标语立在街头
响亮 幽默 庄重

高党人家 名声好大
石牌坊耸立云端
坚硬 冷峭 挺拔
古老而新鲜的标识
华表般站立着
把睽睽乡村割目相看
泥泞的岁月悄然远去
黄河故道上昔日的悲伤
被欢快的乡村歌舞取代
锣鼓点儿敲出心的旋律
喇叭像啼鸣的雄鸡
呼唤乡村每一个黎明

高党人家
“高榜”乡村
老酒和甜油酿制的生活
芬芳醇厚 滋味浓郁
让走进村落每一个人
目光充满味蕾
语言经受品味
无论惊叹惊喜还是惊奇
高党村一律笑纳
是农村还是城镇
身份已无关紧要
终归是振兴后的中国乡村
或者是乡村中国振兴的一角
小小不言的一个角落
并没有被时代遗忘

高党 高党 高党
高举红旗跟党走
一句话嵌入两个字
名正 言顺 吉祥
高举红旗跟党走
我们走在大道上
是的 高党正是这样
走在自己的康庄大道上

雪岭

杨 奎

云南的东川有一座雪岭,海拔4344米,是滇中第一峰。
雪岭上有个小山村,是有名的贫困村。在党中央“精准扶贫”政策的激励下,武警某部官兵与村民一起向贫困宣战。
那天,伴着头痛、缺氧及颠簸,我们来到了雪岭山下。位于雪岭沿线的大坡地村,由一个巴掌大的地块组成,镶嵌在大山的悬崖峭壁间。
扶贫工作队来山里,在这悬崖峭壁间的小路上行走,异常危险,稍不小心就会跌倒踩空。每走一步,必须要“双脚蹬紧,两眼盯紧,双手抓紧,绑腿勒紧”。在大坡地,抬头是高山,低头是峡谷,对岸在眼前,直线几百米,弯来拐去却要一天时间。村里想脱贫,最难的是路。后来,武警部队官兵与当地交通局合力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接着,官兵们又打响了开垦“南泥湾”、

种植试验田等攻坚战,他们在稀少的平地种上可入药的芍药,使昔日的苦寒之地成了远近闻名的药材基地。利用竹子固土等特点,在荒山上种植了几万亩毛竹,让孤零零的大山成了金山银山。
经历了一天的奔波,我们到了东川移民新村。看着峡谷间矗立的一栋栋漂亮的楼房,看着村民脸上洋溢的甜蜜微笑,我们疲乏顿消,心里暖融融的。
在参观东川扶贫陈列馆时,我们的眼睛突然湿润了,那是陈列馆收藏的官兵们驻村帮扶穿破的胶鞋、用过的钉耙及各种农具。透过那一双双穿破的胶鞋,我们仿佛看到了在扶贫攻坚路上那一个个坚实脚印;透过那把把磨损的镰刀、一个个磨蚀的钉耙,仿佛看到了军民心中那不断升腾的信仰,如火焰般照耀着美丽的雪岭……

极地寻路

马三成 雷卓立

不想换!

出发前的一天,袁远要剪头发。妈妈陪她到了理发店,看到袁远飘逸的长发要被剪掉了,妈妈泪眼汪汪地问她:“你舍得吗?”袁远说:“舍得!”妈妈流着眼泪把袁远剪掉的大辫子带回家,放在自己的床头柜里。
俗话说,“少不入川、老不去广、女不进藏”。西藏确实是让女人却步的地方。

从重庆飞到拉萨,下了飞机,袁远就出现了头痛等高原反应,她硬撑着坚持下来。新兵训练时,匍匐、卧倒、爬铁丝网,袁远的手被骆驼刺扎了,胳膊腿被碎石划破了;晚上站哨时,脸被寒风刮得像刀割一样……坚强的袁远,第一次打电话哭了,妈妈在电话那头也哭了。

有一次,部队执行特殊任务,官兵在此期间不许打电话。袁远再打电话报平安时,电话那头的妈妈听到袁远的声音,没有说话就把电话挂了。爸爸忙打电话过来解释说,妈妈因为激动,不小心把电话挂了。

三

在家靠父母,入伍靠班长。军营没有家里和大学的自由,不能随便吃零食,洗澡、洗头都要限时,一周一般只能打一次电话。军营的生活,都一捆一捆地被时间切割了。

一天早晨,紧急集合,女兵背着背包趴在地上,身体要与地面保持一定距离,她们一坚持就是一个多小时。11月的青藏高原,何止是冷,有的女兵哭了。班长说,训练场的无情,为的就是战场上的生存和打赢。

军人是要打仗的,所以骨头都比较硬。袁远变得越来越皮实,班长咋说她咋办,不仅能干,而且干就要干到最好。练队列、体能、战术等课目,胳膊腿磨破了皮,她根本不吭声。当小值日,没有热水,其他女兵要等热水来。而袁远,即使没有热水,天再冷她都能把全班的碗筷洗完,还能按时集合站队。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吃亏、特别能忍耐的倔强性格,让她成为带兵人的最爱。新兵授衔时,她代表新兵表决心;新兵训练结束时,全连6个嘉奖,她拿到一个。

新兵连不久,袁远从通信兵入选新成立的女子战炮班。部队从营区进驻野外训练场。从通信兵到炮兵,从固定营房到野外帐篷,面对着高寒缺氧、挑战生存极限的无人区,这些首次踏入高海拔训练场的女兵,面临的是脱胎换骨的磨炼。

炮弹装填有机械抓弹,但几十斤重的固弹夹需要手工操作。青藏高原,只有冬天,没有四季。为了精准操作,女兵训练不戴手套,装填炮弹、安装拆卸固弹夹,她们锤炼出了能打仗的“铁砂掌”。

炮弹装填需要把几个固弹夹摆起来,女兵力气小,只能把固弹夹提起放腿上,再慢慢提到一定位置放上去。时间长了,身体的很多地方都被铁家伙碰青了。一个和袁远同年入伍的女兵,直到退伍后大腿的淤青都没有消退,始终不敢穿裙子。

袁远的手连指节都有茧子,双手又黑又粗糙;脸比男兵都黑,饭量比男兵都大。袁远说,吃包子,男兵吃不过她。女子战炮班就没有瘦子,因为训练需要能量。

一个“准空姐”,经过高原训练场的风、紫外线、铁疙瘩的锤炼,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可以跟男兵掰手腕的“女汉子”。

在高寒地域,作为炮长的袁远,指挥新装备首次满管齐射,准确命中目标,受到各级赞誉,女子战炮班荣立集体二等功,她也荣立个人三等功。

但袁远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她们实弹射击的时候,很重要的技术检测等工作还要靠男兵来保障。

在班务会上,袁远说,要当名副其实的“全能炮手”,女兵才能打仗!女子战炮班不能当训练场的配角!要当未来战场的“远程杀手”!今后,女兵一定要丢掉“拐杖”,独立自主地投入实战化训练!

从此,从火控手、地控手、装填手、吊臂操作手和驾驶员,全班所有炮手的操作,袁远都能独当一面。

她不仅是“全能炮手”,还是训练场上的“不倒翁”。袁远甘当小学生,即使训练场的风再大,她也不会钻进帐篷躲避,而是站在男兵骨干身后,目不转睛地盯着男兵怎么进行技术检测,一个劲儿提问数据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这么计算、这么检测?她经常把男兵班长问得张口结舌。而训练难题、维修难题、检测难题,就这样一个个被解决了。

袁远学习新装备火炮的技术原理、技术检测、故障排除等有关知识,记了一大摞训练笔记,最后还要把所有问题归零。参加全营组织的多个训练课目比武考核,袁远创造的解算诸元训练纪录,全营至今无人能破。

四

一根手指再硬,不如一个拳头有杀伤力。袁远带领女兵班向男兵班叫板,理论考核和实际操作,她们略占上风。但有些课目还有差距,譬如擦炮、脱炮衣、脱车衣、搬回弹夹等体力课目。

为了实现训练保障一体化,袁远带领女兵班练擦炮,清洗、涂油、保养、防锈等应急保障。野外训练受地形影响大,机械化清洗展不开,她们只能人工清洗,火药渣经常弄一身,火药味、油味、锈味很大。有一次,火药渣还弄到袁远的眼睛里,肿了一个多星期。

袁远在训练场上的管理非常严格,几乎到了没有人情味的地步。

“对中”,是袁远最较劲的一个训练课目。正常情况下送弹退弹很快,如果地形发软、不平,“对中”不准,在导轨上把固弹环碰撞脱落,就需要重新安装,还要把张开的尾翼使劲压回去,耗时会较长。

袁远说,实弹射击绝不允许“对中”不准,实战时更是生死攸关。为了“对中”零差错,袁远在训练中反复陪练。袁远说,战场上都是你死我活,训练场上的温和和差错,都是战场上悲情的“种子”。

一次,部队在高海拔的高山峡谷中,配合上级搞一个演练。袁远担任

炮长,指挥女子战炮班圆满完成实弹射击任务,全班荣立集体二等功。

但袁远却产生了疑问:部队提前几天进入射击地域,进行各种参数的检测……

袁远的倔脾气上来了。她找到连长、营长讲,女子战炮班不管别的,我们能做的就是真打实备,挑战极限,贴近战场。请求营连不提前设定相关数据,让她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袁远所在连时任连长钟正壮说,袁远这个同志敢说敢当,多次请缨勇闯训练禁区。除第一次是提前准备外,其余都是近似实战训练。

女子战炮班不挖掩体,不提前准备,即时进场,快打快撤,打完就走,像打仗一样,简化了繁琐的射击前指挥流程!

袁远训练喜欢挑战极限。一次,实弹射击是在一个风速、风向变化不大的开阔外训地进行。袁远就找到营长、连长建议,要求能在复杂环境下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那年夏天,在海拔4700米的驻训地。袁远所在营奉命进行新弹种实弹射击。时任营长的王赞果找到袁远说,说你胆子大,这次我们营要进行某新型火箭弹的试验射击。这种新弹种对气象条件要求非常高,你袁远敢不敢打?如果不敢打,我就换男兵班打。

袁远说,军人的天职就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你营长敢打,我就敢打!大不了,我们也算是给实战化训练探索当了一块垫脚石!

那天,袁远指挥女子战炮班,首次在无气象条件保障的情况下,多次、多发试射某型新弹种,全部落点指定地域、命中目标,受到各级领导机关一致好评。

一夜未眠的时任营长王赞果,看到雷达里显示的打击效果,跑过来与女兵班全体女兵一一握手,说:“谢谢各位!谢谢!”

那次实弹射击,女子战炮班荣立集体二等功,袁远荣立个人二等功。她还当选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五

当了人大代表,第一次进京开会,参加小组讨论,袁远谈论的都是实战化训练问题,她在为未来作战思路。

陆军领导表扬了袁远的求实和担当精神,说大家看看这位女兵的脸,那么黑,那么肿,还脱皮,一看就是来自青藏高原训练场的好兵!

会后,陆军领导机关和科研单位专家,还请袁远详细介绍了西藏边防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情况,并赠送了几台可以检测火炮技术故障的笔记本电脑。

西藏军区领导笑着说,袁远是第一个带着装备回部队的全国人大代表!

2019年1月,袁远被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受到习主席的亲切接见。

袁远说,未来打胜仗的路,没有人踩过,尤其在极限环境里,永远需要寻找!寻找!

这就是她,一个西藏边防女兵最美的梦!

奋斗·青春

一说起极地,人们想到了西藏。

西藏地处青藏高原,是世界上隆起最晚、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高原,因而被称为“世界屋脊”,被视为南极、北极之外的“地球第三极”,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

西藏的路网密度与内地有很大差距,在西藏,每一个人都在寻路,寻找各种各样的路。那么,一个驻守西藏的边防军人,要寻找什么样的路?

那是一条看不见的保卫边疆的和平幸福之路,一条在极限环境里练兵备战的求实创新之路。

这就是西藏军区某炮兵旅火箭营一连女子战炮班班长、二等功荣立者、全国人大代表袁远的梦想和追求。

还在孩提时候,袁远就有了寻路的记忆。那是爷爷当年随十八军将士进藏踏出的第一条路,爷爷扛枪的故事,成了袁远的最美童话和神奇梦想。

二

袁远出生在重庆市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里,爸爸妈妈在离家较远的地方租商铺做小生意,与她聚少离多,是爷爷奶奶把她带大的。爷爷扛枪的故事,寻路的故事,也为她悄悄地打上了人生烙印。“我要当解放军”的念头,像一颗种子在她的心中埋藏了很久。

打仗是要拼体力的,身体不好是扛不了枪的。袁远记住了爷爷的话,从小就养成了懂事、独立的性格,喜欢跟男孩子打闹,尤其喜欢体育运动,参加过小学、中学、高中的学校足球队,如今身高蹿到了一米七五,能跑能跳能踢球,圆脸、长脖子、高鼻梁,猛一看还像中国女排的袁心玥。

一转眼,袁远出落成一个大姑娘。在通过了全国“空姐”的海选面试后,袁远被四川一所大学的空中乘务专业录取。

军训的时候,教练班长的一身迷彩服,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她。瞒着家人,袁远在网上报名应征入伍,竟然一路绿灯通过了。政审的时候,武装部的人问她想去哪儿?她说,想去最艰苦的地方。她如愿分配到了西藏。

接到入伍通知书,袁远开心极了。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妈妈却哭了,问她可以不去吗?因为袁远爷爷当年进藏当兵的故事,让一家人记忆犹新。妈妈的眼泪,没有挡住袁远的想法。她说,去西藏不可以换,她也



南天一柱(中国画)
庄明正作



长征

第4849期

歌手

冯 欢

冬天的大山,如单色调的水墨画。哨所旗杆上的国旗,在风中似一束火焰在跳动,远处看更像山上四季都在盛开的一朵映山红,让沉寂的大山在白色的世界里有了生机。
那天,哨所房顶的炊烟袅袅,特别的欢快,像一位仙女在舞蹈,使大山迷醉。大雪封山一个多月了,那天,一支队伍踏雪进山,给哨所送来给养。
哨所战士王跃忙着烧火做饭,等待战友们的到来。随队到来的还有地方的几位文艺志愿者,为哨所战士送来精彩的文

艺节目。青年女歌手江雪,唱了自己作词作曲的《你是我最亲的人》,感人的词曲,深情的演唱,使演员和观众都眼含泪水。
要下山了,在路口,来送行的哨所战士王跃一步上前,紧紧地拥抱着青年歌手江雪,人们一下子都愣住了,像路边不动的树一样傻傻地站在那里。
沉寂的大山无言,山谷里只回荡着哨所战士王跃的声音:“老婆,你辛苦了,家里老人和孩子让你受累了。”
天上又大朵大朵地飘下雪花来,落在人们的脸上有股清甜的香。